一五二：要訓一訓地

冯泰永不高興什麼，心裡還是疑多於信。

下午，冯泰永的屬什麼基告訴他：

「今天，有個朋友告訴我，說他昨晚見到康妮在××酒店出現。」

「哦——幾點鐘？」冯泰永立即緊張地問。

「是凌晨時分了。」張基說，「跟她一起進酒店去的是一個男人。」

「誰？」冯泰永瞪視着他。

「他看不清楚。他說，有點像殷梦宗。」

「嗯，我早知道他們還有來往了，可是沒想到這麼明目張胆！」冯泰永咬咬牙。

「康妮太不像話了，任你翻臉！」張基在一旁煽風點火。「她和殷梦宗這樣公開來往，對你的聲譽可不大好，現在，這圈子裡誰不知道冯先生你把康妮給養起來了。她這樣出去溫食，人家還以為你虧待了她！」

「嗯，我得訓一訓她！」冯泰永說。

晚上，冯泰永到夜總會去找康妮，而且，一早就要留她的

至正樓，各進自己的臥室，為了免得寂寞，麗子陪燕子住的是雙人大套房，這裡完全是歐洲古典式的裝設，但有溫湯引入的浴房。兩個浸了浴，麗子悄悄告知燕子：「她很美，很豪爽坦白，你愛她嗎？」

「真的，我都看出她很愛我們喔！」麗子聽了，抱住燕子熱吻起來，她說：「在畫相時，她動了心，很快我便鎮靜了。」燕子有了心事，看到了麗子同她一樣，對清水有了假鳳虛凰的姐妹的愛苗。浴後出到大客廳，清水已在等候，她們飲白蘭蒂燒的西班牙咖啡——「最宜於現在的秋天！」她家有手搖留聲機，此乃當年第一奢侈品。開了音樂，大客廳已來了電燈。清水同她們飲了半杯咖啡時說：「我靈感來了，要在今晚飲酒之後，為你畫『山林之神與愛神的擁抱』，雙人像，參加這季的東京沙龍獎！」

晚飯吃日本牛肉、鷄肉的「鷄素燒」，開了法國紅酒，三人對杯。乘着興緻，清水提議只披輕紗，都以天體相見。她立刻叫她們擁抱，寫出了素描底稿，三個向畫架欣賞，改正了線條。廳中溫暖，三人酒興高漲。清水向麗子耳語：「我陪你們三人入夜話？」

「第一次請你兩個分開來。看我動筆。」清水先為麗子畫素描底稿。燕子看他動筆。奇怪的是麗子作模特兒。十分鎮靜，文風不動，而且精神貫注，她的線條是一個純粹的少婦美。燕子只披了一件紗巾。為練習裸體的自然，就這個樣子看清水工作。

「出來了，真像極了！」燕子見完成了面部由前額至下頷的這條世界美術家公認最新的女人的面部側線後，讚嘆起來。清水一邊用筆，一邊教她：「人像就在一兩條線把握住，而且只可一筆，不可重描。」只二十多鐘，素描完成了，清水去扶麗子下了畫枱。牽了她手來看素描。真叫麗子佩服得五體投地。隨即換了燕子上去。清水見她細腰、胸部壯挺。腰與臀部的兩條線，有處女之美。她叫麗子着上浴袍休息，讓她在畫室的靠椅上坐着。燕子是站立的像，且畫正面略側——「這就是維納絲的立像！」清水聚精會神的畫，她認為燕子確是苗條的典型。這回用了四十分鐘完成。大家休息，清水過去摟了燕子的細腰，在她額頭上親了一下。麗子已在躺椅上睡着了，兩個去吵醒了她——「快穿上衣服，我們回那邊去用咖啡，七點後夜飯。」三人來

一五二：慶賀新作大開香檳

一五二：唔食唔得

阿芒又曰：「有時覺得自己空虛，十分煩惱，食下草，也都唔記得，飄飄欲仙，幾安，然否？」

吉帶曰：「咁又係，我有許多師妹食草，食丸仔。」

阿芒曰：「食丸仔？去邊處買？」

吉帶曰：「有人帶到夜總會發售。」

阿芒曰：「然平？幾時同我買多少試下，你食過未？」

吉帶曰：「食過，幾得意，又好滿足。」

阿芒曰：「會上癮嗎，你上了癮？」

吉帶曰：「我仲未上癮，食唔食都得。」

阿芒曰：「食食下就唔食唔得。」

吉帶曰：「車，講係咁講，我食了個幾月，食完埋柒，更過癮。」

阿芒詫曰：「乜食完可以埋柒者乎？」

吉帶曰：「食完草夠可以埋柒喇！」

阿芒曰：「又係嗰幾時我哋青青食草，再

癮，講不出咁過癮。」

吉帶曰：「講唔出，總之好過癮，似似地飲醉，又不是醉，世界變得十分美麗，感覺好奇怪。」

阿芒曰：「覺得自己變了神仙？」

吉帶曰：「然，你話也都得，似乎也都可以到手。」

阿芒曰：「咁食完埋牙又點呢？」

吉帶曰：「總之好過癮，講不出咁過癮。」

阿芒曰：「大丸仔而已，感覺點樣？」

吉帶曰：「講麻我有，想試下丸仔而已，感覺點樣？」

阿芒曰：「咁又係，我都聽聞過。」

吉帶曰：「蒙大哥，如果你想要，我可以同你買。」

阿芒曰：「唔使，我自己會有嘅。」

吉帶曰：「幾時都得，不過唔好食得多，幾咳就夠。」

阿芒曰：「你似乎十分有經驗。」

吉帶曰：「又係師妹教而已。」

阿芒曰：「你聞夜總會有人賣大麻丸仔？」

吉帶曰：「車，邊聞夜總會冇嘅？」

阿芒曰：「咁又係，我都聽過。」

吉帶曰：「幾時都得，不過唔好食得多，幾咳就夠。」

阿芒曰：「你似乎十分有經驗。」

吉帶曰：「又係師妹教而已。」

阿芒曰：「你聞夜總會有人賣大麻丸仔？」

吉帶曰：「車，邊聞夜總會冇嘅？」

阿芒曰：「咁又係，我都聽過。」

吉帶曰：「蒙大哥，如果你想要，我可以同你買。」

阿芒曰：「大丸仔而已，感覺點樣？」

吉帶曰：「講麻我有，想試下丸仔而已，感覺點樣？」

阿芒曰：「咁食完埋牙又點呢？」

吉帶曰：「總之好過癮，講不出咁過癮。」

風言風語蜂

並無帮助

立局將向英國反映滯港難民資料。

結果得個知字。

怪現象

據調查顯示，多數人未讀綠皮書。

但有人被牽着鼻子走。

利潤更高

據說迷你月餅受歡迎。

老闆更笑逐顏開。

天堂夢斷

文-司明　畫-家柏

是同式性友朋

黃聲遠點頭，八點十分，他們到了一家餐廳，事先不會定座，也找到一張雙人桌，他們要了聖誕大餐與啤酒。黃聲遠對李薏說：

「此地沒有音樂與歌唱，又非高級餐室，所以今天也不客滿。」

後來李薏感到這聖誕大餐也不俗。飯後，他們散着步回去，史丹拉又不在。他們在廳中看電視，李薏也認為香港的電視節目很好，黃聲遠道：

「在臨洲，可以與日本比呢！」

十二點半，史丹拉回來了，不再携帶情人。李薏說要睡覺了。

翌晨，李薏照常返工。十一點接到梁芝的電話：

「黃先生是假期吧？」

「對，」李薏說：「你們也是假期？」

「昨夜在哪裡？」

「在不大不小的一家餐室吃聖誕大餐。你們呢？」

「我們到尊尼的朋友家參加派對，也有飯吃。」

「今天什麼節目？」

「我要工作了，拜拜！」

下午李薏回到黃聲遠那邊，與他飲了家庭下午茶，史丹拉也飲。一雙飲罷返房，李薏問道：

「你把史丹拉當作朋友嗎？」

「我把她當作朋友。」黃聲遠說：「在西方父母子女間也存在些友誼。」

「我也在書上看到。你姑媽對史丹拉呢？」

「當女工。」

「她比較守舊了。」

「是的。我不喜歡年老的廣東女工，我與她們並無共同的語言。我們晚上到『碧麗宮』看電影如何？」

「也可以叫史丹拉去吧？」

「我出去對她說。」

黃聲遠到客廳中提到不如三人去看九點半電影，要史丹拉打電話到『碧麗宮』購後座票。她笑道：

「我馬上打，若有我們要早些吃飯。」

非常打了電話，搖到七點三十分進膳。（一五二）

慎始善終

感情怎麼說也不是貨品，棄舊換新，放在名牌手錶、名牌衣衫是可，蔡文先生已點出其非，金証後，重新學子，論見之高，固大有人

王國維作「蝶戀花」

針灸醫學在日本

艷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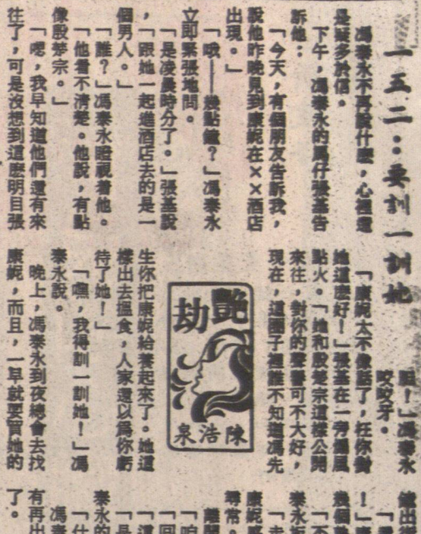
陳浩泉

艷遇（十四）

生你把康妮給養起來了。她這樣出去溫食，人家還以為你虧待了她！」

「嗯，我得訓一訓她！」冯泰永說。

晚上，冯泰永到夜總會去找康妮，而且，一早就要留她的



館出得。

「還早呀，咱們喝點才出去吧！」康妮說。她不想得失其他的熟客。

「不，我要你現在就走！」冯泰永板起臉孔。

「走就走，這麼兇幹什麼！」康妮感到了冯泰永的神情有點不尋常。

離開夜總會，上了車，她問：

「咱們到哪兒去？」

「回家去。」他說。

「這麼早回家？」

「是的。我有話跟你說。」冯泰永的臉色仍然是冷冰冰的。

「什麼事這麼緊張呀？」

冯泰永沒有回答，一路上也沒有再出聲。車廂中的氣氛有點僵了。

所謂酒醉三分醒，何況柴明光不是真醉，既有幾分酒意而已，他骨醉行兇，又吻又上下其手。

安娜不但不拒絕，而且有強烈反應，直到浴室門開，她才放開了他，自己蹲在床下，為他脫鞋。

「醉了嗎？」蔡鳳仙問。

「我沒有醉！」

他手舞足蹈的，現出了醉態。

蔡鳳仙說他酒氣薰天，不想同床，要睡到廳中沙發上。柴明光作成體貼狀，自顧睡到廳中去，因為怕會嘔吐。

蔡鳳仙關房門入睡了，柴明光看到工人房門打開，有燈光透出。他想起剛才情景，便赤脚走過去。工人房門打開，其內亮了燈，安娜入睡，但牢牢的聽着裡人，柴明光入內，色胆包天的對安娜，安娜却嬌嗔連連。

第二天，柴明光下班回家，看到蔡鳳仙臉青唇面孔。

安娜的態度怪怪生生的，顯然出了問題，柴明光也作賊心虛。

蔡鳳仙拉他入房，關上房門，用沉重的口吻問：「你為什麼強姦安娜？」

「不，不是。」

「如果你沒有做過，她會生安白造嗎？她本來要報警的，還是我阻止了她。」

「我是說，我沒有強姦她。」

「你說，是否有合體事情？」

「有發生過！」他承認。

城之市光

艷遇（十四）

借酒行兇。

「如果你沒有做過，她會生安白造嗎？她本來要報警的，還是我阻止了她。」

「我是說，我沒有強姦她。」

「你說，是否有合體事情？」

「有發生過！」他承認。

開心

天涯俠客無刀

文-梁梦梅　圖-秋風

十三：新知舊雨

外面居然不見姚景升等人，余顯南付道：「小二放下面盆出去之後，余顯南又推開窗子，往外張望。過道上依然無人，最後一個問題便是屋頂。

姑娘受寒，方菱洗了臉，問道：「你洗過麼？」

余顯南反問：「你能睡圈鋪麼？」他向她招招手，方菱望一望圈鋪，點頭應一聲勉强。余顯南道：「我先上去看看，有沒有人在上面，如果無人在，咱們便遠走高飛吧！」

方菱見他嘻皮笑臉的，又在他身上擰了一把，余顯南覺得十分有趣，也伸手去擰她，誰知「吧」地一聲响，被方菱刮了一巴。「你想死？敢輕薄姑奶奶？」

余顯南道：「你擰我一把，我擰你一把，這才公平嘛！」

「姑娘去那裡，你管得着！」

「我擰你一把，這才公平嘛！」

屋頂上空空如也，不見一人，余顯南忙向方菱招手，兩人跳圈而走，余顯南問道：「喂，你要去那裡？」

「你是俺未婚門的姐姐，如今又事自無親，我不管你，還有誰管？」

方菱沉下臉來，道：「別以為你對我有恩，姑奶奶便不殺你，實與你說了，若非你姑奶奶根本沒有這些麻煩，今後你走你的陽關道，我走我的獨木橋，兩不相干！」言畢，氣虎虎地走了。

余顯南望着她的背影，忽覺有點落寞，脫口叫道：「方姑娘，祝你一路順風！」

方菱頭出不回地小巷桂去了。余顯南暗中說道：「我該去那裡啊，對，我要殺歐陽開，若非他，娘也不用被拍跋齊天糟蹋！」要殺人當然要有氣力，要有氣力，自然要填飽肚子，當下亦遇步向巷子走去。（三七〇）

二九：願意出到一千元！

「什麼？李太做了？」阿珍為之驚愕萬分。

李太，就是那個與她一齊打麻雀的二十五歲少婦，真想不到，她也肯做這樣的事情。

朱太却說：「其實，這不過是很平常的事情，又可以尋找快樂，又有錢收，這又何樂而不為呢！李太可不像你，我一向她提了出來，她馬上就答應了！」

「她做是她的事，我不做是我的原則，朱太，請你以後不可再來煩我了好嗎？」阿珍明顯地表示不滿。

可是，朱太仍未死心，說道：「李先生對我說，他的確很喜歡你，做一次，他可以出到一千元，這樣你值值只做一次，就可以還清那一筆債了！」

「他說一次可以給我一千元？」阿珍問道。

「是呀，一次一千元，我替你們約好，就在我家中見面，到時候，你們只要把門房一關，她突然捕食別的發現以後，決定把她殺死。可是哈伊克不值刀槍不入，並且打敗了所有手持刀槍的部落男士。正當人們痛苦不堪的時候，一位名叫「大哈伊克一出生就與別的孩子不同，她從來不哭不鬧，可是長到三、四歲的時候，她突然捕食別的嬰兒。部落裏的人們發現以後，決定把她殺死。可是哈伊克不值刀槍不入，並且打敗了所有手持刀槍的部落男士。正當人們痛苦不堪的時候，一位名叫「大哥」的人來到這裡，他施展法術，殺死了哈伊克，為部落除掉大害。

考察隊在科羅拉多沙漠的一座古墓中，發現了這個傳說的文字材料，因此他們認為，附近的巨人圖案可能就是傳說中的這位「大哥」的形象。

但古人們為什麼要刻羅拔先生：

長期以來，人們一直把地球的自轉看作是完美和諧的勻速運動，並以此作為計時的基準，一年有三百六十五天（閏年加一天），一天有二十四小時，這似乎已是一個不容置疑的常識。

然而，現代科學的研究成果，否定了這個千百年來已被人們公認的常識。科學研究表明，地球的自轉速度長期以來，一直在逐漸減慢。這就是說，在地球繞太陽公轉的情況下，將來的一天，並不是現在的二十四小時，將來的一年，也不是現今的三百六十五天。科學家認為，其主要的原因是由於潮汐的摩擦作用所造成的，因為潮峰總是逆着地球自轉的方向自東向西推進，於是潮水和海底產生的摩擦，必然會損耗地球自轉的能量。有人計算過，潮汐的制動效應，使地球每分鐘大約損失一百億到四百億千卡的轉動能量。這一研究結果，也從其他一些方面的研究中得到証實。

早在本世紀三十年代，人們從發明走時非常穩定準確的石英鐘中，就已測出了地球自轉速率的變化，即每天都比前一天延長0.000004秒，大約每一百年的自轉周期增長0.0016秒，這也就是說，大約經過二千多年前的周期，我國就「設官以管漏刻」，可見「刻」的由來淵源長。

初期的「滴漏」結構簡單，當壺中裝滿水時，底部的壓力大，滴水快；滴壺中水少時，壓力小，滴水慢。所以，水面同樣下降一個刻痕所花的時間前後並不相同。

後來「滴漏」由單壺改成了多壺，水位和水壓不穩定的問題得到了解決；計量滴水量的方法也有了改進；「滴漏」計時的精確度便大為提高。東漢後，我國又統一採用了「百刻」計時制。這時，「刻」才有了確切的時值。「百刻」是在「滴漏」的箭竿上，按一晝夜水位升降的高度，分刻成一百格，每一格即為「一刻」。由此可見，古文中描寫的「一刻」，是指一天的一百分之一。據此推算，合今天的十四分二十四秒，等少於我們現在的「一刻」——十五分鐘。

「一寸光陰一寸金，寸金難買寸光陰」，古人把短的「一刻」看得如此的珍貴，很值得我們借鑑、做效。（柳生、新八七六五）

五一五：鬼門登上飛機

就這樣，一過後，兩人結婚了。他們是往巴結婦的，然後去日本度蜜月，儀式簡單，打算回來後才舉辦鬧房或友。

在飛行中，沒有人注意到他們兩人的身邊，還有一名神秘而又隱形的乘客，這就是亨利，他如影隨形，一直在監視兩人的行踪。

霸拔也許為人聰敏，在心中早已預料到亨利會有此一招的，在飛行了半小時後，他小聲對朱姐說：「你有感到我們身旁多了一個人嗎？我總覺得有股熱氣悄悄冲來的。」

「什麼？」

朱姐環顧四周，「我們這排座位是四人的，有什麼出奇呢？旁邊是兩個鬼佬，沒有你吧，我預感亨利會跟來的。」

「真是天方夜譚了，」她笑起來，「我們結婚是他同意的，又怎會來阻攔呢？」

「他不是來阻攔，他可能是來監視我們，或者主要是來監視我，怕我待你不好，也許是吃醋了吧？」

「別疑心生暗鬼了，」她感覺得好笑了，「鬼要坐飛機，聞所未聞，而且，他用小者監視我和你的，這豈不太小題了？」

「你不信？你試試問問吧。」他說。

「好——」朱姐隨口應道。

陰陽之間

暑華

美國地上巨畫

石刻人形及怪獸圖案

何人所雕用意何在至今成謎

無奇不有

石刻人形及怪獸圖案